

(俄) 果戈里 著



25  
:5

果戈里喜剧故事选

*Gogolixijugushixuan*

盛时期，写出了极有世界影响的，揭露封建农奴制度腐朽、丑恶生活的《死魂灵》的第一部，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深恶痛绝。

果戈里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以带有无情的讽刺为特点，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杰出的讽刺作家之一。他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庸俗可笑之处，来作为讽刺的对象。他的讽刺喜剧最能体现这一特点。果戈里不仅是个伟大的小说家，同时还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钦差大臣》讽刺喜剧，是世界文学中杰出的喜剧之一。它把一个被认为是老狐狸的市长、市长夫人、女儿，以至一群贪赃枉法的官吏嘲弄得淋漓尽致。在《结婚》喜剧中，充分揭示出十九世纪俄国丑恶的社会婚姻观念和商人、官吏等每个人身上多少隐瞒或显露着的人性的软弱和丑恶的灵魂。《赌棍》喜剧，深刻地揭露了骗子使用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伎俩。《两个伊凡的吵架》讽刺了两个贵族的虚伪和丑恶。所有果戈里的作品，对贵族、官僚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他的笑却永远是同情的含泪的笑。这些作品所描绘的人物，都是有个性、活生生的人，都能传诵于广大读者之口，作品中不同人物的名字几乎每一个都变成了尽人皆知的普通名词。

果戈里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钦差大臣》前后修改到定稿，用了九年时间。《结婚》曾前后写了八年才定稿。到了后期，由于他摆脱不了世界观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写不出他自己满意的作品，至有一八四五年、一八五二年两次焚稿。

果戈里曾经写过：“我的思想，我的名字，我的著作，将永远属于俄罗斯”，他的预言可说是早已实现了。

## 果戈里和他的喜剧

曾 焯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里是俄国第一个写实主义的作家。他于一八〇九年三月十二日诞生在乌克兰一个贵族的家庭，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病逝于莫斯科。

果戈里和普希金、莱蒙托夫是同时代人。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非常卓越。他的小说和戏剧，对于俄国文学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别林斯基曾说过果戈里“在俄国创造了新的艺术，新的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过：果戈里是“俄国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在俄国文学史上，把普希金和果戈里说成是俄国文学的双璧。由于果戈里的创造性的劳动，小说才开始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可以说，果戈里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文学上也是一颗明珠。

果戈里从事文学创作以后，先后发表过《狄康卡近乡夜话》《老乡绅》《塔拉斯·布尔巴》《外套》《肖像》《鼻子》等作品，使他成为当时文坛上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他对旧俄时代周围的腐败环境感到十分厌恶。从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二年他创作上的旺

## 目 次

果戈里和他的喜剧.....	1
钦差大臣.....	1
结婚.....	25
赌棍.....	53
两个伊凡的吵架.....	70

## 钦差大臣

十九世纪初（即1816年后），俄国内地一个小城的市长安东诺维奇，正愁容满面地和法官、医院总监、学务总监、邮政局长等人，在客厅里议论着一个神秘而又惊人的可怕消息：一位钦差大臣就要到这里来私访了。

大家议来议去，都不明白朝廷为什么要派人来私访。市长心神不宁地说：“这两天晚上，我老是梦见有两只又黑又大的老鼠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真可怕，恐怕是不祥之兆。……”众官员听后，都不禁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最后，市长挺直腰，强打起精神提醒大家：我们都是清白正直的官吏，没什么可怕的，但为了预防不测，还必须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他要求医院总监尽快给病人换上干净的衣帽，或者干脆把大部分病人赶走，这样既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又可以证明我们医生的高明。他又命令法官把养在法院控告室里的鸡鹅马上处理掉，把挂在公文柜上的猎枪和皮鞭拿走。接着又吩咐学务总监在二、三天内对教师进行严肃礼貌教育，以保证他们讲课时一本正经，绝不许做鬼脸和小动作。……诸如此类又吩咐了一番。大家听完市长的布置和训示后，就各怀心事默默离去。

市长留住了邮政局长，亲热地把他拉到跟前悄悄说：“我，什么也不怕，倒是有一点儿担心，那班商人和市民会说我向他

们搜刮，可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的清白。我认为也许有人私自控告了我，要不然，为什么要派钦差大臣来？……喂，为了我们彼此的利益，你能不能把来往的信件通通拆开来看看，如果发现那样的信，马上就……”市长做了个扣起来的手势。邮政局长得意地答道：“这不用您老人家费心，我早就这样做了，当然不是为了预防什么，而是看人家的信件，比读报纸上的趣闻有意思不知多少倍，简直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和享受。……”

就在这时，本城的两个大地主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争先抢着说他们在一间旅馆吃饭时的重大发现：一个外表漂亮、身着便服的青年，在旅馆里走来走去，他的脸孔现出沉思的表情。他的模样，他的举动，特别是他的额头，都显示出不同于平常人。他什么东西都考查，甚至连我们吃的菜，他都盯了很长时间。于是，我们感到了一种预兆，一打听，才知道是从彼得堡来的官员！……

在场的人一听到是彼得堡来的官员，不由得紧张地马上联想到“钦差大臣”这几个字。市长听说这个官员已经到这个城市一个星期了，更是吓得胆战心惊，他决定马上到旅馆看一看。他一边穿衣打扮，一边慌慌张张地叫来了巡官和警察局长，要他们命令所有的巡警紧急行动，马上把旅馆附近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叫人赶快把堆积在街道上的几十车垃圾马上搬走；他叫秘书马上通知所有公务人员，当那个官员查问大家满意不满意时，只能回答：“回大人的话，我们一切都满意！”谁讲错了，以后就有他好看的！架子十足的市长先生，这时简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毫无条理地吩咐着一些必须马上采取的措施，好不容易才走出门，坐上马车。但他马上又钻出来吩咐下属：“当问起建教堂的钱已经拨下来五年了，为什么看不见教堂

时，你们就要说已经建好了，但马上又给火烧了。……”他连自己老婆和女儿好奇的打听也不理睬，就匆匆往旅馆赶去。

从彼得堡来的十二等文官希勒斯太可夫正被饥饿折磨得在旅馆里走来走去。本来这次旅行，他带的钱是很多的，但他一路上爱显威风，摆架子，胡乱花钱，更主要的是和人家赌钱把钱输光了，所以这一个星期来，他和仆人奥西泊陷入了可怕的贫困，靠旅馆老板的施舍过日子。但现在老板已下了最后通令：如果他们不把旧账付清，就不给他们饭吃。怎么办呢？希勒斯太可夫真是心烦意乱，他叫仆人奥西泊拿烟来，奥西泊却说烟在四天前就抽完了。他无可奈何地在房里来回地走着，奇形怪状地咬着嘴唇，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叫，就象一支军队在那里吹喇叭。他曾想把自己的衣服拿去卖，但他很爱面子，决定宁愿捱饿，也要穿着彼得堡做的衣服。眼前怎么办呢？他再也忍受不了，差不多是用恳求的口气要奥西泊给他开一顿饭来。奥西泊也怕老板，因为老板曾经威胁说要告到市长那里去，把他们抓进警察局。奥西泊让希勒斯太可夫又哄又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旅馆伙计。

经过交涉，伙计终于送来了一个汤和一碟烤肉。希勒斯太可夫又摆起架子，说这样差质量的菜不是自己吃的。但一听到老板吩咐过，如果他有意见时就马上拿回去，就只好放下架子狼吞虎咽起来，只剩下很少一点汤留给奥西泊吃。等伙计走后，奥西泊悄悄告诉他，市长不知为什么事来了，还再三打听他。这可使希勒斯太可夫大吃一惊，他怕市长把他当成什么人而抓起来。……但在仆人面前，他却装出勇敢的样子，挺直身说要去质问市长，看他敢把自己怎么样？就在这时，门上的扶

手一转，希勒斯太可夫当场吓得面色发白，门前出现了市长，他悄然地站着。两人静静地互相打量着，足有好几秒钟。市长看到希勒斯太可夫华丽的衣服，马上紧张而又恭恭敬敬地请安。希勒斯太可夫也只好提心吊胆地防备着，鞠躬回礼。

自命不凡的市长马上主动地自我介绍了一下，并讨好地说，关心旅客和高贵人物有什么不方便是市长的责任。希勒斯太可夫以为市长的话是针对自己，因而有点张口结舌，不知所措。但他马上就解释说自己没有办法才弄成这样，随即他又大声攻击这间旅馆如何虐待自己，以此来扭转自己被动的局面。市长一听就吓坏了，他战战兢兢地解释，并劝希勒斯太可夫搬到别的旅馆去。希勒斯太可夫一听就紧张地走来走去，激动地说：“不成。我不去！你说搬到别的旅馆？就是进监狱！可是你有什么权力？你怎么敢……喂，我……我是彼得堡的官员。”市长看到希勒斯太可夫大发脾气，又提到监狱，就以为有人告了自己，而钦差此行的目的，就是把自己送进监狱，不由脸色发白，全身发抖地哀求道：“求求你，不要害我！看在我妻室女儿的份上，……不要把一个人弄得不幸。”希勒斯太可夫听得莫名其妙，他也只好继续为自己辩解，说自己一定会付账还钱的，但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一个钱也没有了。市长听到此话，不由喘了口气，仔细一想：哦，此人手段狡猾，他提到了钱，是不是在暗示我呢？这就要碰碰运气了。于是他马上问：“如果你需要钱，我马上可以给你办到，帮助旅客是我的责任。”希勒斯太可夫马上高兴地说：“借给我，借一点给我！我立刻要跟那下流的老板把账结清。我不过欠他二百块钱。”市长马上掏出一大叠早已准备好的钞票，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希勒斯太可夫接过钱，激动得非常亲热地说：“真感谢你，现在我完全知道你是很



正直、很亲切的人。先头我还以为你来……这样一来，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市长听到这话，半天吊的心才慢慢安定下来。他掏出手帕擦着由于刚才虚惊一场而流出的冷汗，心中不断地谢天谢地，看来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有了钱，希勒斯太可夫的派头又出来了，他神气地吩咐奥西泊把茶房叫来算账，随即又请市长坐。在钦差大臣面前，市长怎么敢坐呢？他还是笔直地站着，故意装着一点也不知道来客身份似的打量房间，然后讨好地说：“我觉得这个房间太潮湿了，我不敢冒昧……我家里有一个房间，又光亮又安静，可是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大的荣幸……”希勒斯太可夫正想离开这满是臭虫的黑房间，就愉快地答应了。市长高兴得不得了，他把正要算账的旅馆茶房赶跑，把旅馆老板臭骂了一顿，然后就请希勒斯太可夫去参观平民医院、学校和监狱等地方。希勒斯太可夫一听监狱就讨厌，但他还是答应到平民医院走走。这时，市长想赶快写了张纸条通知夫人和医院分别作好准备，但房间里没有纸，他只好拿起放在桌面上的账单匆匆写了几个字，叫守候在门外的随从赶快送去，然后就恭恭敬敬地陪着希勒斯太可夫到平民医院去。

好虚荣的市长夫人安娜和女儿玛丽亚站在客厅窗前，热烈地议论和猜想着钦差大臣是怎样一个人。随从送来了市长的字条，安娜急不及待地打听来的客人是不是一个将军。随从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她们介绍：他不是将军，但并不比将军差。起先他想跟市长为难，他大发脾气，……后来他知道市长没有过失，态度就变了。感谢上帝，事情很顺利。安娜这才松了口气，细读着市长的字条：

“贤妻钧鉴：予所处地位，甚为险恶；幸赖上苍保佑，  
计开：腌黄瓜两条，鱼子酱半份，一共一块二角五分……”

这可把安娜和玛丽亚弄糊涂了，怎么信上写上菜单和价目？随从马上介绍说，当时房间没有纸，只好写在一张账单上了。安娜继续念道：“幸赖上苍保佑，诸事平安过去，望将客房从速整理就绪，以招待一位重要之客人；……命酒商将最佳美酒送上，他若不照办，予当对彼之酒库加以捣毁。……”这字条把安娜搞忙乱了，她尖声叫来女仆米希卡，吩咐她马上把那个房间收拾好，又命令人到酒店拿酒。接着，母女俩就为自己的衣着和打扮大费脑筋，她们为了争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而差点吵起来。

肚子饿坏了的奥西泊头顶着希勒斯太可夫的行李走进了市长的家，他受到了女仆米希卡的热情接待。米希卡好奇地打听他的主人比将军大还是小，奥西泊为了能吃到丰盛的饭菜，就胡乱应酬说他的主人比将军大，使米希卡对他另眼相看，热情接待。

希勒斯太可夫在市长和医院总监、学务总监的陪同下，神气地走进了市长的家。两个警察给他开门，市长发现门口有一些纸碎片，就暗示警察拾起，警察在忙乱中撞个满怀，差点把希勒斯太可夫也撞倒，众人虚惊了一场，好不容易才把希勒斯太可夫请进了客厅。

丰盛的午宴给希勒斯太可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一直赞不绝口。市长趁机吹嘘自己比别的市长高明，自己又如何为了城市的清洁、修理和改造而废寝忘餐；又如何为了城市的利益而呕心沥血。希勒斯太可夫根本没注意听，他因为袋里有钱，打牌的兴致又发作了。但在市长面前又不好直接叫他们打，只好试探地问：“请问，你们这儿有什么娱乐机关，比如有

什么打牌的总会？”市长又以为希勒斯太可夫转弯抹角地试探自己，于是就高声地说：“我这里决没有这样的地方。我就不知道牌是怎么打的，我一看牌心里就难过；这该死的东西，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宝贵的时光花在这上面呢？……”讲到这里，市长的脸不禁红了一下，因为他想起刚才送礼的钱，就是昨晚打牌赢回来的。希勒斯太可夫不同意市长的看法，他情不自禁地介绍起打牌经来：“话不能这样说，有时候赌钱是很吸引人的。不过当你下三倍赌注时，你就收手。……”他想起因为赌钱而使他陷入的困境，就不再往下说了。市长他们不知怎样理解他的话才好，因而无法迎合他的话题接下去议论，大家只好装出微笑地点头，谁也不敢出声。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市长夫人安娜和女儿玛丽亚兴冲冲地走了进来，这才打破尴尬的局面。市长马上恭敬地给他们介绍，大家又客气了一番。希勒斯太可夫是个花花公子，看见了女人就象蜂儿发现了蜜那样，他马上向两位女士大献殷勤。后来他发现把男客冷落了，就请大家坐。大家怎么敢坐呢？他们战战兢兢地说自己官职卑小，不应当坐。希勒斯太可夫早喝醉了，他就趁机自我吹嘘说：“不要讲官职，你们都请坐下，我不喜欢客气，我一向尽量避免人家的注意，但是躲不开，我一到什么地方，他们就要说，‘希勒斯太可夫来了’。有一次甚至把我当成了总司令，全体官兵对我举枪行礼。……”他看见大家更加恭敬而又吃惊的样子，就加倍胡乱吹嘘说自己还是一个作家，写了许多作品……《费嘉洛的结婚》、《恶魔罗伯特》、《诺玛》。他说，“我甚至连这些书名也都忘了，我是用一个晚上就把全部稿子都写好。……”他停了一下，突然想起了两个书名，于是又补充道：“用男爵卜拉姆卜斯名字发表的《希望的船》、《莫斯科电报》等都是我



写的。”

安娜为了奉承，就故作惊奇地问：“真的吗？原来你就是卜拉姆卜斯吗？那么，我想《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也是你的大作了。”希勒斯太可夫顺口点头说是。但天真的玛丽亚马上指出这是柴哥斯金写的。安娜见女儿出来顶证，就马上制止。希勒斯太可夫不愧为吹牛的老手，他根本不当作一回事的继续说：“哦，那是柴哥斯金写的，可是另外有一本同名的书则是我写的。”安娜也趁机圆场说：“对了，我读的就是你写的那本，写得真好！”

希勒斯太可夫看见大家仍然是一本正经地恭听着，就把话题转到了舞会，他更大胆地吹牛说：“在舞会上，我每天和外交部长、法国大使、英国大使、德国大使凑成一个牌局。……有时甚至连总长寄给我的信，都把我称做大人。有一次我还当过司长。他们连换了几个人都当不好，后来只好请我当。当时足有三万五千人为我报信贺喜，那场面真是太……”听到这里，大家都吓得不由自主地从椅上站了起来，浑身发抖。希勒斯太可夫见此，就格外起劲地说：“当我从办公室走过时，大家都象地震似的恐慌，害怕得象树叶似的发抖、打震，我向它们申斥。就是国务院也怕我，每天我都进宫，嘿，明儿我就要升元帅了。……”他说得太起劲了，身子不由自主地滑了一下，几乎摔倒在地上。市长四肢发抖地扶起他，结结巴巴地问大人要不要休息，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进了为他准备好的房间。

这时，留在客厅里的官员都不由自主地活动起自己刚才被吓怕而麻木的身体，把大人议论了一番：有的说他是将军，有的说将军还不配替他脱靴子；如果他是将军，那他一定是个元帅。官员们发表一通议论后争先恐后的离开，去向亲朋报告自己被钦差大臣接见的经过。

安娜和玛丽亚则在愉快地回想着刚才钦差大臣向自己射来调情的目光，他们都说钦差大臣喜欢了自己，直到市长从房里出来才悄声地止住了她们的争吵。市长擦擦身上的汗，给亲人说：“刚才我就象站在悬崖边上，又好象要去受绞刑一样，吓得我至今仍未恢复过来。世界上的事情真是莫名其妙，我以为大人物总是相貌堂堂，谁料他竟瘦得皮包骨，他又不穿军服，你怎么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呢？刚才在旅馆他作威作福地闹了大半天，叫我一辈子也闹不明白……现在我该怎么办呢？”他想了—会，突然大声吩咐叫两名巡官到门外站着，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来，如果发现有什么人带着状子来告状，就一脚把他们踢出去。

奥西泊饱吃一顿后神气地走了进来。市长和他的家人马上好奇地向他打听。安娜急切地问：“好朋友，是否有许多伯爵和公爵去拜访你的老爷？”奥西泊想：如果我老实回答，就会饿肚子，我才不会那么傻瓜！于是就点头说是。安娜又好奇地问：“那你老爷又是什么官呢？”奥西泊正想着如何回答，市长还以为他想保密，于是就插嘴说：“天呀，你们怎么能问这些呢？喂，老朋友，你老爷是怎样一种人？……他严厉吗？喜欢责备人吗？”“是的，他喜欢守秩序，认为什么事情都得有条理。”奥西泊顺口回答。市长满意地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块钱送给奥西泊作为茶钱，然后又问：“请你告诉我，你老爷出门时最喜欢的是什么？”奥西泊想了一下，他想到了贫困挨饿时的滋味，就说：“我的主人最喜欢人家用好酒席来招待。”他看见市长很注意听，就补充道：“就拿我来说，虽然是跟班，但主人很留意人家对我的招待，经常问我吃得好不好，如果我说不好，他就叫我回家时提醒他—下。……”市长听了，马上又从口袋里拿出—些钱给奥西

泊作点心钱。安娜也送了他几块钱。

第二天，本城的法官、医院总监、学务总监、邮政局长和两个大地主都穿着制服，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一同走进市长的客厅，他们是来请求钦差大臣接见的。法官把大家排成一个半圆形，指点着各人应站的位置，大家一本正经地听他的调遣。但是碰到了个难题：用什么方法才能讨钦差大臣喜欢呢？医院总监主张塞钱，法官则认为这太危险了，弄不好会捱骂，对这样的要人，还是以贵族团的名义送他一件纪念品为好。邮政局长同意送钱，但要把钱说成是邮局里一笔没人领的款子。医院总监则说这样后果更坏，他认为还是一个一个去见他，在文明国家里，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四只眼睛一接触，什么事情都容易解决，而且也不会泄露出去。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但是谁先去见呢？他们你推我让，这时，从希勒斯太可夫房间里传出了脚步声和咳嗽声，大家吓得不由自主地赶快跑到门边，争先恐后、互相碰撞地冲了出去。

希勒斯太可夫睡眼惺忪地走来走去，他想着这里待他真是出乎意料的周到，再加上市长的女儿长得挺不错，甚至她妈妈也还可以，这样过日子真是太有意思了。……

法官硬着头皮浑身发抖地走了进来。他挺直腰身，一只手里攥着一叠钱，另一只手握住他的剑柄，紧张得尖声地报告：“蒙大人引见，不胜光荣之至，卑职是当地法院的法官，八品官……”当希勒斯太可夫请他坐下时，他觉得自己手里拿的钱就象一团火在烧着拳头一样，使他坐立不安，他把拿钱的手直直的向前伸去。希勒斯太可夫奇怪地看着他，这更使法官紧张得把钞票掉在地上。他看见希勒斯太可夫走过来把钱拾起来，

心想，这回肯定要吃官司，巡捕车就要开来抓自己了，眼前不由一黑，差点倒在地上。但耳边却听到亲切的声音：“哎，我说，你把钱借给我好吗？”法官这才象垂死的人吃到了救心丹一样醒过来。他结巴地说：“大人，说哪儿的话，你肯赏光收下，真是莫大的荣幸。……对于上司的孝敬和侍候，我自当多多尽力。”紧接着他又立正问：“我不敢在这儿打扰你，你要给我什么命令吗？”拿到了钱的希勒斯太可夫满心高兴，他哪来什么命令呢？只好连声称谢，法官当即高兴而又恭敬地退下。

接着是七品官邮政局长的请见，他也是穿着制服手持剑把立正着。希勒斯太可夫随便和他闲扯了一阵，又趁机提出借三百块钱，邮政局长非常乐意地把早已准备好的钱递了过去，并说了几句奉承的话，请示了一下，就一步三鞠躬地走了。

九品官学务总监差不多是被人推进门来的，他害怕得浑身发抖。希勒斯太可夫正为从前两位官员中拿到了一大笔钱而高兴着，就热情接待了学务总监，并请他抽雪茄。可雪茄点了半天也点不着火，最后还是希勒斯太可夫发现他把雪茄拿倒了头。这把学务总监吓得面如土色，把雪茄掉在地上也不知道。有了钱的希勒斯太可夫正想着下一步如何去找漂亮的女士调情，就放肆地问学务总监喜欢怎样头发颜色的女人。学务总监以为钦差大臣要试探自己的私情，吓得结结巴巴的，一个字也说不出。希勒斯太可夫见他无话好谈，又开口提出借三百块钱。学务总监想：如果自己袋里没有三百块钱，自己就必死无疑了。他把袋里的钱全掏了出来，谢天谢地，刚好三百块，他马上用颤抖的双手递了过去。当他看见希勒斯太可夫满意的神色，就象受到了大赦一样，他请示一番后，就赶快溜了出去。

七品官医院总监神气地走了进来，希勒斯太可夫想起那顿



在医院吃的丰盛的午餐，就对他大加赞赏。这使医院总监更是洋洋自得，他在吹捧自己的同时竭力贬低同僚。他揭发邮政局长什么也不干，邮件都给堆积起来；揭发法官只知道打猎，在法庭里养狗，还和一个地主老婆有私情；他还揭发学务总监向青年鼓吹过激言论，这样的人真是很不称职。希勒斯太可夫感兴趣的是钱，当医院总监的嘴一停，就赶快借了四百块钱，把他打发走了。

来拜见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使希勒斯太可夫满意地拿到钱，并且都完全没有让他还钱的意思，这真是大发横财。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当两个地主走进来时，他就直截了当地向他们借一千块钱。但这两个全城有名的财迷却使希勒斯太可夫大失所望：一个地主的钱包里仅有二十五块钱，而另一个掏尽了口袋，也只有四十块钱。希勒斯太可夫照样把六十五块钱放进了口袋，而他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口头答应将一个地主的名字让皇上和贵族都知道，同时还承认另一个地主婚前生下的儿子的合法地位。

一直到没有人再来干扰，希勒斯太可夫眉飞色舞地把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反复数着：“哈哈，一千块以上。真是天公作美，竟送来这一大笔钱。”他哈哈大笑起来，兴致勃勃地把那班城市官僚嘲笑了一番：这群愚蠢得厉害的家伙，竟把我当成政府里的一个大人物到这里私访了。他们紧张而又害怕的丑态，真叫人笑破肚皮。希勒斯太可夫决定把这情形详细地写信给一个专写讽刺小品的朋友，让天下人把他们都嘲笑一番。于是就叫仆人奥西泊把纸和笔拿来。

希勒斯太可夫得意地问送来纸笔的奥西泊：“喂，你看到他们怎样怕我，而又怎样热情地招呼我了吧？”奥西泊冷淡地说：